



不是所有
时光
都微笑

我们都因恨而爱过，因爱而哭过
不是所有时光都微笑

煎熬成《千山暮雪》式的极致虐爱

**最痛苦的恨
+ 最绝望的爱**

萌动青春中至死不渝的保护
家破人亡后置于死地的报复

• 蓝瞳 作品 •

好多年了，你一直在我的伤口中幽居，
我放弃过世界，却从未放弃过你。

坠入黑暗的阳光少年，你又该何去何从？

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

时光

时光如流水，一去不复返。

时光如流水，一去不复返。

时光如流水，一去不复返。

时光如流水，一去不复返。

时光如流水，一去不复返。

时光如流水，一去不复返。

I247.57/
2651

001451103

不是
所有



时光
都微笑

•蓝瞳 作品•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不是所有时光都微笑 / 蓝瞳著. 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2.7

ISBN 978-7-5112-2650-1

I. ①不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120229号

不是所有时光都微笑

著 者: 蓝 瞳

出 版 人: 朱 庆

终 审 人: 孙献涛

责任编辑: 庄 宁

责任校对: 张 翀

封面设计: 刘 艳

责任印制: 曹 铮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(原崇文区)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 话: 010-67078247(咨询), 67078945(发行), 67078235(邮购)

传 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55

网 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装 订: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

字 数: 290千字

印 张: 9

版 次: 2012年7月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2-2650-1

定 价: 19.80元

o n t e n t

BU SHI SUO YOU SHI GUANG DOU WEI XIAO

第一章

我们还会再见的

001

第二章

心破碎的声音

015

第三章

面瘫老板的表白

035

第四章

新的不来旧的不去

047

第五章

离开，其实一点都不难

075

o n t e n t

BU SHI SUO YOU SHI GUANG DOU WEI XIAO

第六章 101

富二代的表白

第七章 137

只是朋友而已

第八章 161

有你陪我，我不怕

第九章 195

只有能禁锢你的人

第十章 229

冤冤相“抱”，可以吗



{ 第一章 }

【我们还会再见的】

Bushisuoypushiguang
Bdouweixiao

不是所有时光都微笑

她提着一个大大的购物袋，缩着脖子从公交车上跳下，快步穿过街心公园，看见那张已经略显破旧的孤独的长椅。

脚步不由自主地停住，她弯下身来，轻轻地吹去上面的灰尘，然后落座。

寒风钻进脖颈间，她拉了拉衣领，仰头看着灰色的天空，冬天真的来了。北京的冬天，凛冽的风似乎能穿透层层冬衣，直冷到心里。她缓缓地吐出一口气，呵气成霜。

闭上眼睛，对面传来电影《神话》的主题曲，孙楠、韩红把这首情歌演绎得荡气回肠，扣人心弦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有什么凉凉的东西连续不断地落在脸上，轻柔无比。

“是一场忧伤的雪呢！”

多年前，也是这样一个下雪的日子，他坐在这张椅子上，闭着眼睛，雪花轻轻地落在他的头上、眼皮上、鼻子上、嘴唇上。他微微向上扬着嘴角，若有若无的笑容里饱含着忧伤。

慕容北——

她坐在这里，靠着回忆这个忧伤的笑容，执拗地等待了五年。那个为她穿鞋，安静地陪她迎接初雪的男孩，现在究竟身在何方？他是否也会回忆起属于他们的这些点点滴滴，是否会在某一天重新坐在这里静静地回首往昔？

“是一场忧伤的雪呢！”

她猛地睁开眼睛，眼前这个久违的身影，这个定格在脑海里的熟悉的姿势，让她确定自己不是出现了幻听。他坐在长椅上，脸向

着天空，清亮的眸子向她看来。

他们的视线交汇在一起，穿越了五年漫漫岁月，终于彼此凝视，时间仿佛就此静止。

是他，她的慕容北，她的萝卜头，她的毒舌男，她的天才少年，她的，久违的爱……

她张了张嘴，千言万语却一时不知该从何说起。

“忧伤？北，想不到你竟是个感性的人。”他的臂弯中仰起一张精致美丽的脸，微微掀起的樱唇娇俏动人。亲昵娇憨的语气瞬间击碎了刚刚美好的久别重逢的气氛。

慕容北的目光从她脸上收回，低头亲昵地捏捏臂弯中女子的鼻尖：“这说明你对我还不够上心，一点都不了解我。若若，我有点伤心。”

她抓着购物袋的手猛地缩紧，指关节开始泛白，那满是宠溺的眼神，曾经只属于她的眼神，如今正锁定在另一个人身上。

五年的等待，只是她一个人的执迷不悟。她没有资格对他进行任何指责，因为当年是她一直躲着他的感情，固执地把他们的关系定格在死党，再也不肯前进一步。一切的一切，都是她自作自受。

她想优雅地起身，然后笑着对他说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相请不如偶遇，带上你的佳偶，咱们去小酌一番，叙叙旧如何？

可她却一点也不优雅地像受了惊吓般地弹跳起来，拔腿就跑。没跑两步，脚下不知踩到了什么，竟直直地向前倒去……

神啊，带我走吧！她悲怆地闭上眼睛，不想再看见自己趴在地

上的悲剧场面。

一双有力的手臂揽住她，她惊慌地睁开眼，对上慕容北堪比北极的冷冰冰的目光：“本来我还有点吃不准，但看到你这个习惯性的动作——逃跑，我终于可以确定了。丁香，别来无恙？”

慕容北略带嘲讽的笑容让她的头垂得更低。原来刚刚对视了那么久，他根本没有认出她。拜托，慕容北，请让我逃走！请让我在你的面前保留最后的一点尊严！

“北，她是谁？”那个漂亮的女孩探过头来，狐疑的目光在他们身上来回打转。

慕容北放开她，挂上玩世不恭的笑容：“她啊，算我的什么呢？我俩也算纠缠好多年了，到底是个什么关系，我还真说不好。丁香，你说，你对我来说，究竟算什么？”

眼看着美女的小脸由白转黑，她立刻故作豪迈地在他胸前猛捶一记：“慕容北，这么多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爱开玩笑啊！我是你的谁？我当然是你的死党啊！什么纠缠好多年，咱俩就算是纠缠一千年，也还是死党啊！死党，杠杠的！哈哈——”

她故作地笑着，在他又降了十几度的极寒目光的注视下，变得越来越没有底气，最终干干地敛去笑容。

慕容北转身，环住美女的腰，语气温柔得如春风拂面，他说：“刚才你不是说要看电影吗？走，赶七点的那一场，晚上我还有个电话会议。”

“你刚才不是说一会儿有场应酬吗？”

摆出一副长者的派头，“几岁啦？”

慕容北看着她，不答反问：“你呢？”

哦，这个小萝卜头还挺滑头的。

“我先问你的，你先说。”

“女士优先，你先回答我。”

哎呀！这个坏蛋！居然还知道女士优先，以前真小瞧他了。

“我知道你比我小，所以不敢说。”她反将他一军。

“小北，怎么和姐姐斗嘴呢？”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提着一袋子菜走过来，蹲到他们之间，声音温柔得好像微风，“小北，丁香比你大一岁，以后可要叫她姐姐啊。”

“丁香。”女人又转过头来，轻轻地叫她的名字。那么土的名字，从她的嘴里叫出来竟然这么好听。

“小北初来乍到，还没有什么朋友。你比他大，以后就帮阿姨多照顾小北，好吗？”

丁小禾很乖地点头，换来漂亮阿姨宠溺的抚摩。

“啊！原来你不叫丁小禾，叫丁香。”慕容北仿佛发现了新大陆一般，他妈刚进楼，他就马上指着丁小禾的鼻子叫道，“为什么要骗人？妈妈说骗人的孩子不是好孩子！”

丁小禾恼羞成怒地俯视着这个比她足足矮一个头的小鬼，皱着眉毛说：“谁骗你了？我就叫丁小禾！马上我就要上小学了，上小学后我的名字就会改成小禾！”

“干吗要改啊？丁香挺好听的。”他漂亮的脸上露出恶作剧般

的笑容，“丁香，丁香，丁香！”

“你再叫一声试试！”

慕容北冲她扮了个鬼脸，跑了，丁小禾在后面紧追不舍。哼！这个小萝卜头，腿那么短，跑得倒是挺快。不过，比起她这个久经沙场的跑步健将，还是差一大截。没过多久，她便成功将他抓捕，揪住他的耳朵，得意地笑道：“看你还敢不敢叫！”慕容北并不反抗，反倒回过头来，继续向她示威般地微笑。

“丁香，你干什么呢？”

丁妈妈推着自行车如神兵天降般地站在他们面前，疲惫的脸上满是怒气。

“还不把手放开？”丁妈妈打掉她揪着慕容北耳朵的手，怜惜地摸摸他的头，柔声说：“疼吗？”

刚才那张满是邪恶笑容的脸，马上换成了一副可怜兮兮的惨相，慕容北用他那双盈满泪水的眼睛看着丁妈妈，一语不发。

这副惹人怜爱的样子马上激发了丁妈妈对女儿更大的怒气，她重重地戳了一下她的额头说：“以后不许再欺负小北了。你比他大，怎么一点姐姐的样子都没有？快向小北道歉！”

丁小禾以沉默表示拒绝。

“快点！”丁妈妈提高了声音。

好吧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丁小禾咬牙切齿地道：“对不起！”

丁妈妈的表情缓和下来，她叹了一口气，拉住丁小禾的手叫她回家吃饭。丁小禾随妈妈往楼里走去，半路回头看慕容北，他抬起

垂着的眼帘，嘴角轻轻扬起。

虚伪！两面派！

死慕容北！死小萝卜头！从那天起，她决定讨厌他！

有阵子，忽然疯传家属区后面的小山上有专门抓小孩的坏蛋，他们一高一矮，一胖一瘦，一人拎着一个筐子，专抓小孩。

丁小禾一帮小孩是又害怕，又好奇。某日，丁小禾斜靠在电线杆子上，无聊地和太阳大眼瞪小眼，一帮小孩围在她周围，没有新意地拍着画片。

“今天就去会会他们！”丁小禾一巴掌把自己的大腿拍得震天响，吓得一帮孩子从画片大战中抬起头来，战战兢兢地问：“老大，去会哪个？”

“那两个传说中提着筐抓小孩的坏人啊！”

.....

无人响应，更无人反对，孩子们面面相觑，他们无一例外地一脸纠结。

山上光秃秃的，除了草什么都没有，那帮胆小如鼠的小屁孩一上山就纷纷躲到丁小禾身后。风冷冷地吹到脸上，丁小禾不由得打了个寒战，她毕竟也只是一个孩子，心里自然还是害怕的，但短暂地动摇之后，她捂住怦怦乱跳的心脏，挣扎着挺直腰板，带头向前走去。

结果，走了大半天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看到。

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说不清楚是安心还是失望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对着那帮胆小鬼哈哈大笑：“看你们怕成什么样子！有我在，你们放心啦！”

那帮胆小鬼谄媚地笑着，忽然视线齐刷刷地越过她的脸，嘴巴整齐划一地张成O形。

“怎么了？”丁小禾觉得脊背一阵发凉。

“啊！”回答她的是一片尖叫，刷的一下，他们四处逃窜，速度快得令人咋舌。

丁小禾颤颤巍巍地扭头，天啊，远远的，两个提着筐子的人向她走来。他们一高一低，一胖一瘦，夕阳在地上为他们拖出两道长长的影子……

“快跑！”

丁小禾被他们黑道老大般的出场气势给镇住了。忽然，她被人一把拖着往前狂奔而去。

跑了一阵子，她终于看清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是虚伪大王慕容北，于是立刻竖起满身的刺，进入战斗状态：“怎么是你？”

慕容北并不回答，只是用力握住她妄图挣脱的小手，继续向前奔跑着。

丁小禾挣扎了几下，发现这个小鬼看着个子小小的，力量却出奇的大，只得暂时停止挣扎：“说话呀！小萝卜头！你跑这儿来干嘛？我记得早和你说过，不许你加入我的队伍！”

慕容北紧了紧握着她的手，回首时眼角眉梢都带着笑意：“如

果我不来，谁来救你？”

丁小禾的心莫名地猛跳了几下，她不由自主地垂下头，目光触到他不停轮转的两条腿，忽然扑哧一声笑了起来。就他这两条小萝卜腿，还大言不惭地说救她？她两步跑到他前面，回头对他大声说：“看你那两条小短腿，捣腾四步还不如我一步大！为了不让你落入人贩子的手里，姐姐我就勉为其难地来救救你吧！”我抓紧他的手，铆足了劲向家狂奔而去。

终于跑到了楼前，丁小禾气喘吁吁地看看身后，确定那两个坏人没有跟来，终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一屁股坐到地上。嗯？手怎么放不下来？抬头一看，慕容北和她的手竟还紧紧地交握在一起。

“喂！”丁小禾使劲地甩了甩手，说，“我要坐在这儿喘一口气。”

“哦。”慕容北一屁股坐到她身边，笑嘻嘻地看着她，手不但没有放开，反而又用力地紧了紧。

看到他笑她就来气，这个邪恶虚伪的家伙！

“不让你去你还去，跟屁虫！笑什么笑？你以为你笑起来好看啊？不男不女的！还拉着我的手做什么？开放啦！”丁小禾一生气就口不择言，什么难听说什么。

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，慕容北放开她，起身默默地向楼里走去，走了两步，他忽然停下来，回头，漂亮的眼睛里散发着哀怨之光。

只是这么一个哀怨凄婉、我见犹怜的眼神，立刻引得丁小禾内

疾之情泛滥成灾。

“喂！”她不由自主地开口叫住他，“那个……你……你叫我一声姐，我以后就带着你玩，怎么样？”

慕容北扭头就走。

“喂！不……不叫就算啦！但你得答应我，永远记得今天我对你的救命之恩！”丁小禾顿了顿，补充道，“这是最低条件了，快点答应！”

慕容北转过身来，熟悉的坏坏的笑容清晰地挂在嘴角。

后来，关于坏人抓小孩事件谜底终于揭晓，他们竟是住在离他们不远的村子里的霞姐姐和她的表哥，他们提着筐子是为了捡铁，根本不是什么抓小孩的坏人。

于是，这件事又成为了慕容北嘲笑她的把柄，他逢人便绘声绘色地描述她当时是如何被吓得屁滚尿流的，让她的首领形象毁于一旦。什么救命之恩的承诺早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。

“慕容北！死萝卜头！这辈子我跟你势不两立！”某个月圆之夜，她对着月亮发下重誓，这辈子以与他作对为己任，绝对不让他好过！

丁小禾的报复行动全面展开——

一起去抓蚯蚓，然后掉几滴鄂鱼的眼泪，逼得慕容北同意把装蚯蚓的瓶子放到他家，然后趁他不备，把瓶子盖打开，晚上就会听见他被爸爸打的哀号声。

频繁地拉着他做一些坏事，爬上爬下，满墙涂鸦，拿泥巴糊别人家的窗户，往可爱的小妹妹脚下扔鞭炮。

“慕容北！是慕容北叫我做的！”每次被逮住以后，丁小禾都哑着公鸭嗓假惺惺地哭，简直声如洪钟。

每次他爸爸都以令她满意的速度，飞快地向慕容北甩一巴掌。而慕容北，他从不辩解，只是捂着脸，用他漂亮的眼睛淡淡地看着丁小禾。

哼！少来。丁小禾鼻孔朝天，装可怜这招对我没用，白痴才会再上你的当。

在用各种不同的手段折磨了慕容北一百零一次，而他也用不同的角度淡定凝视了丁小禾一百零一次之后，丁小禾终于扛不住最后仅存的一点良心的谴责，问他：“为什么你一直不对叔叔说，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？”

慕容北瞥了她一眼，一咧嘴，露出洁白的牙齿：“我要你觉得对不起我啊！”

“切！”丁小禾嗤之以鼻，“折磨你是我最大的兴趣，我才不会觉得对不起你！”

“你正在觉得对不起我，不然你问什么问？”

丁小禾居高临下地蹂躏着他的头发，冷笑道：“小萝卜头，我只是好奇。好奇懂吗？别自作多情啦！”

慕容北不说话，只是仰着头看她，漂亮的眼睛仿佛能洞悉一切似的。